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欧经济合作： 现状成就、困难阻力与有效措施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 中欧在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前,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迎来深度的变革调整, 欧盟也致力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阶更高席次、实现更大抱负。与此同时, 我国正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也面临世界百年大变局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动和不确定性因素。因此, 中欧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更高台阶, 不仅能够保障各自的发展需求和国际地位, 也符合双方规划设计的总体目标和长远利益, 对彼此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特别是随着国内消费升级、经济产业变革, 促使服务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中国开始更大规模地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这给中欧经济合作注入了更强的动力和活力。

[关键词] 中欧关系; 国际合作; 自由贸易区; 中等强国;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F125;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583 (2024) 05-0033-11

[DOI] 10.19643/j.cnki.naer.2024.05.003

[收稿日期] 2024-08-19

[作者简介] 丁 工 (1982—), 男, 山东济宁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中国外交、中等强国。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战略博弈重趋活跃、恐怖主义蔓延肆虐,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又进一步刺激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 给国际关系秩序和国际战略环境增添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1] 值此关键时刻, 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 中欧在世界政治和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中欧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 不仅关系双方各自的前途命运和发展走势, 也直接影响和决定国际体系格局的演化进程和变迁方向。



一、中欧经济合作的现状成就和内在动力

中欧合作被赋予双边与多边交织、综合性议题和功能性治理并存的特点，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 总体来看，中欧在推动更高水平合作上有如下积极方面和有利因素：

第一，中欧就协同“抗疫”和全球卫生合作保持紧密联系，展现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意义和全球影响，也极大地增强了双方的合作意识和伙伴关系。^[3]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欧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抗疫”外交为主线，全面协调各项“抗疫”行动，在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积极合作，为复杂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4] 在疫情期间国际航空、海运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却实现了过货量的逆势增长，有力地维持了国际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完整，不仅保障和支援了欧洲国家“抗疫”物资的运输畅通，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疫情对多个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5] 事实上，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同德国、法国和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还是中国外交高层访问欧洲期间，欧盟领导人和欧洲国家高级官员均向中方在疫情防控的特殊阶段到访所体现的理解和支持表达了感谢，也对彼此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共同抗击疫情的工作表示认同和赞赏。换句话说，联手“抗疫”的经历极大地推升了中欧伙伴关系层级，也为中方与欧洲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机会，中欧关系借此也获得更强劲动力、迎来更广阔前景。^[6] 2020年8月，全球疫情大流行仍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接连出访欧洲，并就全球及各自疫情防控形势、举措等与欧方领导人深入交换了意见。^[7] 中国外交高层此次行程涵盖欧洲多国，不仅是中国外交高层在疫情缓和后的首次出访，也是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外交高层首次访问欧洲。^[8] 从当时情况看，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多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仍保持高位增长，最终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主管外交的高层率先开启对欧外交，特意释放出加强与欧洲国家交往合作的强烈信号。^[9]

尽管疫情期间，仍然有个别欧洲国家和组织与全力协助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主流背道而驰，没有放下“成见”和“傲慢”去给疫情防控“雪中送炭”，相反却借此机会“蹭热点”“秀下限”，不断对中方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和造谣抹黑，甚至出现少数机构和“无良”媒体，将新冠肺炎传播源头归罪到中国头上，个别政客想出台借病毒“考源”之名、行“影射”中国之实的调查报告的情况，但总体上欧洲民众和媒体对中欧联合“抗疫”的舆论反应是趋于认同和肯定的。总之，在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背景下，中欧为维护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将双方的分歧和差异置于次要地位，结合各自在抗击疫情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以及世界各国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特点规律，联合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探索出一套完整高效的公共卫生救治与保障工作模式，极大地增强了双方的合作意识和伙伴关系。^[10]

第二，中欧努力争当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的立场，能够保障各自的发展需求和国际地位，也符

合双方的战略目标和长远利益。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延续了4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总体格局才逐渐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先后崛起形成近半个世纪两极争霸的世界格局，不仅意味着欧洲独霸的单极体系让位于美苏称雄的两极结构，也标志着曾经主宰世界的欧洲完全离开国际舞台的中心。但欧洲始终渴望重回历史上的光辉巅峰，努力确保自身能够在多极世界中扮演别具一格的角色。^[11] 欧洲希望在霸权国领导地位减弱的世界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尝试探索一种超越对抗争霸、以竞合共赢为目标的国际关系新模式，努力实现战略自主的欧洲成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一极的目标。^[12] 2018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刊发其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的文章称，美国尽管综合国力依然突出、继续享有操控国际主要组织的特权，但却难以按照自身的价值喜好和利益需求发号施令，独霸世界权力秩序的严重失衡态势已经明显改变。值此关键时刻，如何处理与整个国际社会众多境况各异国家的关系，已是摆在欧洲各国政府面前急需考虑的最为优先课题。在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正面临深刻而持续挑战的形势下，欧洲正在重新审视欧亚地缘政治力量和格局的调整，并适时调整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战略独立性和塑造力。^[13]

从体系性物质权力角度来看，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世界权力的三个力量中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是世界第一，也依然会占据总体实力的首位，但欧盟和中国都已达到美国的70%上下，基本形成了中、美、欧之间比较稳定的三足鼎立态势。与此同时，随着综合实力的大幅增强，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努力融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变为如今迈向多极格局中重大国际议题的“引领者”。美国单边主义横行的结束和全球多边主义上升，将使世界力量对比天平失衡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扭转，这些因素都给中欧努力争当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提供了机遇。尽管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不断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冲击，但欧盟原则上不想在中美博弈中丧失方向或卷入其中，有时也会以不同于美国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以此突显自身谋求独立自主战略地位的属性。^[14] 事实上，欧盟在《2019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既是在气候变化和国际贸易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和谈判伙伴”，又是在技术领先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经济竞争对手”，还是在全球秩序上的“系统性挑战者”。可以看出，虽然对中国来说美国和欧盟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但美国对中国防范多于借重，而欧盟对中国更为强调借重与防范的相对平衡。^[15] 也就是说，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即便在局部领域里构成竞争关系，但在推动世界多极化、争当多极世界中“独立一极”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和相近立场。

第三，中国拥有潜力巨大和容量广阔的市场，有能力为欧盟各国提供更高端的发展机遇。欧盟长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互为彼此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还是中国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16] 目前，中欧贸易额在40多年间增长了250多倍，已达每年5000多亿美元，经贸合作无疑扮演着为双边关系保驾护航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角色。市场对经济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影响贸易和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17] 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世界经济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平庸增长，生产成本不断走高，经济通胀紧缩，新冠疫情大流行更是将全球经济增长推向谷底，导致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而与此同时，我国仅2023年就进口了超过5万亿元的大宗商品、近3万亿元的电子元件和近2万亿元的消费品，连续7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为各国企业、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18]特别是随着中国生活和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经济结构的提质升级和产能合作战略的实施，以及快速成长、愈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催生出对高端、优质商品和服务更加旺盛的需求，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市场。中国整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尚未占据高端前沿位置，供给本土消费和国际市场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仍然有限。欧盟在精密机械、濒危物种保护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经验丰富、理念先进，这就给双方在上述领域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和活力，汇合各自优势资源、聚集发展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19]事实上，中国和欧盟一个是市场前景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拥有先进技术和和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集团，这对互补匹配性极强、耦合兼容度极高的“黄金搭档”，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伙伴，演绎出一段“天作之合”的佳话。

此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长期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接收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占据中国吸引外部投资的绝大部分。然而，伴随着外资从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向助力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加速转变，中国不再是欧盟对外投资的单向接收者，中国也开始加大对欧盟的反向投资，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额也呈现上升趋势。2018年中国对欧盟的投资额为88.66亿美元，2023年末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907.39亿美元，占到发达经济体投资存量的37.3%，中国在欧盟设立的投资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200家。并且，随着中国对跨国投资并购领域显示多元化和多层性的趋势，双方在保持传统经贸合作优势的同时，双边贸易形式开始显现相互贸易与投资并重的局面，表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趋于成熟和理性。因此，中欧作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推动经贸合作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双方应当充分发挥优势、突出特色，通过错位合作产生大于加法的乘积效应和倍数功能。^[20]

二、中欧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上述事例无不表明，中欧关系蕴含务实属性和广阔前景，双方本来能够成为相互点亮、彼此成就的好伙伴，而不应该是相互消耗、彼此防范的“假想敌”。但由于一些困难和阻力的存在影响了中欧关系的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欧盟对中美博弈的理解存在不和谐因素，还没有探索出协调好盟友与伙伴关系的绝佳路径。自GDP概念出现和确认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还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但是按照PPP值（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这是自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被其他大国超越。而且，国际社会普遍预测，即便按照GDP计算，中国或将在2030年前后赶上并超过美国。不难看出，美国对外政策朝向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不只

是由于特朗普或者拜登的个人偏好所决定，而是美国政治发展趋势的现实反映。虽然在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参加APEC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美国拜登总统会晤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止跌企稳势头，并重新被成功地导入了合作与对话的轨道，使急速下滑的中美关系显露转暖苗头。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的显著跃升，中国同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不断缩小，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持续扩大，这必然会推动和引发“一超多强”格局产生嬗变。因而，基于对中国迅猛发展和强势崛起的顾虑、恐惧和猜忌，拜登之后无论是谁执掌白宫，美国仍旧承袭、延续“亚太再平衡”战略。哪怕期间出现中东局势动荡升级，美俄在东欧、黑海、外高地区对峙加剧等额外事件，美国依然会“不受干扰”“雷打不动”地推进重返亚太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推行“遏中弱俄”政策、不断挑起大国对抗博弈，不仅导致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广度、烈度有所上升，还使得一些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实力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格局重新界定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几乎是世界各国对外关系中均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欧双方都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中欧关系出现波折与同期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铰接性关联。一方面，欧盟不希望出现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大国博弈超出限度，以至于引发战略竞争或者破坏多边或者地区秩序和贸易体制的情况。^[21]但另一方面，却经常会出现美国对华率先发难，欧盟快速跟进的现象。例如，乌克兰危机和南海热点化本就不应该是中欧之间的问题，部分欧盟国家却追随美国采取错误的对华政策，一些欧洲国家作为域外势力在南海、台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甚至比美国和当事国都积极，这种“选边站队”的行为无疑对中欧关系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中、美、欧并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以中国一方和美欧同盟一方的两对关系。这样一种既相互错位、又平行发展的互动关系组合，导致中、美、欧三方之间互动关系的不平衡性被逆向推升和反向强化，既是欧盟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对手和意识形态敌人，也是欧洲多国政府制定“印太”战略的一个动因。不难看出，尽管欧盟郑重表示不准备在中美两强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成为独立的一极和中、美之间的平衡力量。^[22]而且，欧盟同美国保持协调也不尽然是依附与配合美国或者受到美国的胁迫，但美国因素依旧使得欧盟在自主性和依附性之间呈现摇摆的状况。尤其是，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两国博弈呈现升级态势，欧盟与中美互动中存在的结构性错位和方向性偏差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和放大其处理中欧关系时沿用原有模式的缺陷。

第二，中欧经济贸易结构呈现日益严重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的趋势。一般情况下，国家间经济结构相同意味着他们进出口产品相似度高，这必然加剧彼此对同一产品出口市场的争夺和进口商品的排斥。因此，经济结构相同或相近国家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而这也在中欧经贸关系里面得到了鲜明体现。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断升高，这种特点反映到中国外贸商品的结构领域，便是不再以出口原料、自然资源和简单加工的初级



产品为主，而是具有相当强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品占据较大的份额比例。由于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西方的工业将会大规模地转向中国，中国企业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结构“代差”愈益缩小，从而造成贸易结构互补性变差、竞争性升高，不仅对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生产要素、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实施错位分工、互补合作的传统模式构成冲击，甚至还会在局部领域中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同欧盟在某些地区业已存在的利益格局发生正面碰撞。^[23]西方一些国家开始采取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策略，以中国制造“损害他们的工业基础”“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为由正在对华进行高科技封锁，再与美国不断推行的“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政策相互叠加，使得中国从提供消费品的世界工厂向提供制造业装备的世界基地转型所面临的压力骤增。另外，中国对西方国家出口增长速度与西方国家对华出口增长速度不成比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加剧、贸易摩擦不断增多。作为两个最主要的全球性行为体，中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应当大力开拓合作新领域，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固和安全。^[24]但客观来说，由于中欧经济贸易结构呈现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的趋势日益严重，双方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数量也出现增加态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欧合作的范围和效度。

三、百年大变局下加强中欧经济合作的基本思路 and 具体策略

也不可否认，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欧关系既有友好合作的“主旋律”，也夹杂、并存着干扰和破坏合作的“弦外音”。但只要中欧遵循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努力通过谈判处理分歧、协商化解争议，在推进交流合作时严守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威胁“第三方”，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因素干扰和影响的惯例准则，就能够确保双方的友好合作始终处在向前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随着中欧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双方应该努力建立以竞合共存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促进双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一，在体系层面中欧都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应当携手合作共促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在21世纪的多边主义中，和平与发展是多边主义的最终目的，民主与自由是多边主义的构建规则，公平与正义是多边主义的评价标准。事实上，中欧都高度依赖并受益于全球化的经济生态和多边主义的规则体系，双方在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大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投入，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与需求。并且，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与欧洲的理念和主张背道而驰，美国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作为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致使各国之间的区域冲突和局部摩擦越来越频繁，部分传统地区“热点”问题依然困扰着区域局势。欧洲将制度规则和多边主义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宝，这使美国和欧洲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和矛盾。2019年9月，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牵头发起成立“多边主义联盟”，这使

中欧具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和相近立场。不难看出，中欧都主张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都坚守多边体系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都认为多边合作使一国利益诉求更容易在国际体系中得到强化和放大。^[25]

第二，发掘欧盟里中等强国的独特价值，注重强化同欧洲中等强国的合作。欧盟属于超国家机构与政府间组织的混合体，各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和对外政策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国既要与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欧盟这个区域组织互动，也需要同欧盟中的国家行为体进行交流。实力和地位的不对等决定中等强国与大国处于不同量纲的轨道上竞争，故形成“零和竞争”的几率远低于出现“双赢”的可能。^[26]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对“一带一路”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怀疑、犹豫、迟疑。即使默克尔执政时期，中德进入两国关系“蜜月期”，德国也没有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比之下，波兰、西班牙等欧洲中等强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热情高涨、愿望强烈，多国还出台对接“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事实上，中国作为后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如果要想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在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中发挥更大、更负责任的作用，不仅需要促成与既有大国的同心协力，还要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密切配合。

恰如，西班牙作为中等强国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分处不同的位阶层次，彼此之间对冲摩擦的接触面较小，存在较高的结构互补性和功能关联性以及合作匹配度。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西班牙还是最早成立“第三方市场”合作联合工作组的国家，也是最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西班牙总理参加了历次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现在，西班牙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之后，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一路下滑，从2008年巅峰时期全球第八大经济体退步到第十四大经济体，迫切希望找到推动国家振兴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动能，而中国无疑能够给西班牙的发展繁荣提供机遇和希望。综合对比可以发现，中西两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领域各具优势，从而赋予了双方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互补性。西班牙在节能环保、海洋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高效农业、滨海旅游、养老和保险服务等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准，而中国已经在量子通信、智能终端、工程设计、机械设备和化学制药等领域形成较为厚实的积淀。西班牙虽然是欧洲的老牌发达国家，但也存在工业体系不够完整、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缺点，中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产业体系和强大科技实力。况且，西班牙的地位虽没有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突出，却也是欧洲重要的发达经济体、文化和经济大国，在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能够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因此，在推动中欧合作时还应当发掘欧盟里中等强国的独特价值，注重强化同欧洲中等强国的合作，有利于降低中欧合作中成本—收益的费效比。

第三，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到中欧与所在国或东道国多方共赢、共同受益的目的。



标。2015年1月，中国李克强总理同法国总理瓦尔斯举行会谈时，首次提出“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概念。“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将中国的优势产能、装备和工程建设能力与欧洲的核心技术装备优势和市场管理经验相结合，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需求对接，推动超越双边层次的经贸合作关系，进而实现建立多方共赢的发展伙伴关系的目的，以此赢得更大范围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赞誉。中国和欧盟经济发展各具优势特色和实现需求，双方处在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相互之间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力巨大。正如，德国是中东欧国家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是多个中东欧国家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因而对他国染指和插手中东欧事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7]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并非一定要同德国构成竞争关系，但客观上减少了项目所在国对原有合作方的依附，导致中国与德国在中东欧地区存在一定的市场重合，从某种程度上引起德国对“16+1（17+1）合作”机制的担忧和抵触，德国也成为欧盟中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立场最鲜明的成员国。^[28]考虑到，欧盟在一些特定领域的独享权能一定程度影响到中东欧国家，德国不断试图对中东欧施加影响，防止中东欧与中国走得太近的做法，致使中国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受到欧盟传统政策的羁绊和束缚，以及当地政策不确定性因素派生的不利影响，通过联合德国和中东欧国家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则能够有效规避上述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由于中国带动力、土地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形成相对优势和竞争压力，一旦处理不善，“第三方市场”合作就有可能转变成“第三方市场”竞争，这也是中欧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时需要关注和规避的方面。

第四，要加快人文交往的“双向奔赴”。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具有渠道多元、方式多样的灵活特性，可以起到打破外交僵局的作用，能够实现文化与政治、官方与民间、公益与商业并举的效果，在某些特定情境或历史时期甚至会成为政府外交的先声，现在已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中，中欧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不仅符合各自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也能够促进信息交流和降低潜在的不确定性。作为全球两大文明和战略力量，中欧都有着悠久显赫的古代历史和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均是文化艺术和自然景观领域的“超级大国”。这使得中欧共同具有各自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互补性强、可替代性弱，旅游市场开发动机和潜力充足的比较优势。有理由相信，深层次的中欧旅游合作，将成为未来充实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的新亮点。因此，中欧积极开展民族宗教文化产品制作和业务营销，通过举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和旅游交易会，加强旅游客源互送和宣传信息推送，有助于双方在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层面的“双向奔赴”。同时，中欧可以加强文物修复领域专业人员的交流和培训工作，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史料素材的收集整理和申报，文物古迹抢救性发掘、仿真性修缮，以及景观建筑原貌恢复和周围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合作。另外，中欧还可以在妥善推广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中心的基础上，将地区文化交流促进中心打造成为以文化创意产业和遗产保护事业融合发展为导向，集文化体验、修学启智、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复合性产业综合体。

四、结 论

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加速重塑，意味着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变局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趋于激烈。^[29]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欧应当充分发挥同为超大规模市场的特有优势和内需潜力，多做有益于双向共赢的“加乘”运算，多出有利于彼此成就、对接发展的协同方案，共同争取为促进和推动全球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助力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阴影发挥应有作用、做出有益贡献。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进阶的关键阶段，自然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样对欧盟来说，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欧盟致力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进阶更高席次、实现更大抱负，也需要中国支持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概言之，在全球经济因为新冠疫情可能引发危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欧同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应该始终把握好对话合作的主导面和互利共赢的主基调，按照集思广益、多谋共定的思路方针，共担风险、共解难题、共迎挑战，以促进双方向自由贸易的发展合作为导向，为推动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创造更多新增长点，为实现双方货物和服务贸易高速增长提供更多新动力源，从而为双边合作在更高水平上继续前进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肖成红



参考文献:

- [1] 袁 鹏. 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05): 1-6+65.
- [2] 崔洪建. 中欧务实合作惠及全球 [J]. 今日中国, 2020, (10): 52-53.
- [3] 刘作奎. 2020 中欧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前景 [J]. 人民论坛, 2020, (27): 118-121.
- [4] 冯仲平. 新冠疫情下的欧洲战略困境与中欧关系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04): 21-26.
- [5] 张 健. 新冠疫情对欧洲的影响与中欧关系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04): 9-18+51+60.
- [6] Stojanovic D., China's 'mask diplomacy' wins support in Eastern Europe, The Detroit News, China's 'mask diplomacy' wins support in Eastern Europe [EB/OL]. [2020-4-14]. <https://www.detroitnews.com/story/news/world/2020/04/14/chinasmask-diplomacy-wins-support-eastern-europe/111548576/>.
- [7] 丁 工. 中欧合作再起航 [J]. 中国对外贸易, 2024, (02): 20-21.
- [8] 朱 锋, 武 琼.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J]. 和平与发展, 2020, (02): 56-73+132-133.
- [9] 唐永胜. 疫情下的世界变局 [J]. 北京观察, 2020, (07): 46-50.
- [10] 全 毅.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 [J]. 和平与发展, 2020, (03): 1-17+132.
- [11] 赵 柯, 丁一凡. “失衡”的中欧关系: 解析欧盟对华政策调整 [J]. 当代世界, 2018, (04): 14-17.
- [12] 丁 工. 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发展探析 [J]. 亚非纵横, 2014, (03): 12-23+121.
- [13] 田德文. 中欧关系进入新时代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4-11 (02).
- [14] David A Scott. Multipolarity, Multilateralism and Beyond ...?EU-China Understan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3, 27 (1): 30-51.
- [15] 程卫东. 中欧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认知与实践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 (09): 19-23.
- [16] 欧盟统计局: 中国 2020 年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EB/OL]. [2021-2-16].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16/c_1127105025.htm.
- [17] 中国经济网: 中国仍是德最大贸易伙伴 [EB/OL]. [2021-2-25]. http://intl.ce.cn/sjjj/qy/202102/25/t20210225_36337138.shtml.
- [18] 丁 工.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推进中欧更高水平经贸合作的对策 [J]. 江南论坛, 2021, (09): 7-9.
- [19] 崔洪建. 中欧经贸关系任重道远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7-07 (01).
- [20] 刘明礼. 中企在欧投资环境会迎来变化吗 [N]. 环球时报, 2021-01-07 (14).
- [21] 冯仲平. 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欧关系 [J]. 国际论坛, 2019, (02): 10-13.
- [22] 孙 艳. 后疫情时代中欧加强合作的内在需求、干扰因素与优先议程 [J]. 当代世界, 2020, (10): 50-57.
- [23] 刘作奎. 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国家营商环境看法调研报告 [J]. 欧亚经济, 2020, (04): 19-55+125+127.
- [24] 许鹏仙、朱廷珺.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前景分析 [J]. 东北亚经济研究, 2020, (02): 32-41.
- [25] 周 弘, 金 玲. 中欧关系 70 年: 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J]. 欧洲研究, 2019, (05): 1-15+165.
- [26] 丁 工. 中等强国合作体: 机制成因、功能属性及行为趋向 [J]. 拉丁美洲研究, 2024, (03): 79-97.
- [27] 李 超. 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新变化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0, (04): 19-27+60-6.
- [28] 商务部: 2018 年中国与中东欧 16 国贸易额为 822 亿美元 [EB/OL]. [2019-5-29].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529/c1004-31109445.html>.
- [29] 丁 工. 准确领悟习近平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系统阐释——兼论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并延续战略机遇期 [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02): 1-10.

The Cooperation under the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Achievements, Obstacles and Effective Measures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As the two major forces, market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today, China and Europe hold a pivotal position in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Currently,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ith profound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global system. The European Union is also committed to advancing to a higher position and achieving greater aspir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period of great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fac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uncertain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refore,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to a higher level not only ensures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need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overall goals and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has signific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global impact on each other. Especially, with the upgrading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industries,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begun to increase the import of goods and services on a larger scale, injecting stronger momentum and vitality into China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words: China–EU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ee Trade Area; Middle Powers;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